



南南合作促进发展

Distr.: General
11 May 2023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南南合作高级别委员会

第二十一届会议

2023年5月30日至6月2日，纽约

临时议程* 项目3

联合国各组织为执行南南合作高级别委员会第20/1号决定而采取的措施，支持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以加强人类团结，并在全球南方及其他地区加快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是根据南南合作高级别委员会第20/1号决定提交的。报告概述2021年6月至2023年3月联合国各组织为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提供的支持。报告列举多个例子，说明联合国各组织如何扩大其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倡议的范围和影响，反映了它们在应对全球南方面临的挑战方面各自的任务和比较优势。过去两年来一个令人鼓舞的事态发展是，联合国各组织有更强的势头进一步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制度化，作为其政策、战略和方案的组成部分，这表明这些模式可以补充而不是取代其他形式的发展合作。报告最后提出若干建议，以通过加强体制机制和伙伴关系，包括与民间社会、学术界和私营部门的伙伴关系，加强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

* SSC/21/L2/Rev.1.

** 由于提交办公室无法控制的技术原因，本报告在截止日期之后提交处理。



一. 引言

1. 本报告是根据南南合作高级别委员会第 20/1 号决定提交的。本报告明确指出，许多联合国实体继续将对南南合作的支持纳入其政策和工作计划，并加强相关的体制机制。这些实体的业务工作支持了会员国的国家机构和网络推进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并促进了能力发展和技术转让，同时为同一目的筹集资金和建立伙伴关系。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合作努力应对当前的危机，实现冠状病毒病 (COVID-19) 大流行疫后复苏并建设更美好的未来之际，本报告强调了南南合作的新活力。在这方面，本报告提出了许多南南倡议，会员国在 2023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南方首脑会议和 2024 年未来峰会审议期间设想更有力的行动计划时，可以借鉴这些倡议。这样做可以利用发展中国家对南南合作的新承诺，并为消除贫困和加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措施注入活力。
2. 在高级别委员会举行第二十届会议时，COVID-19 大流行疫情是最令人关切的问题，委员会强调相互依存、团结、多边主义和公平在应对疫情和先前已存在的气候变化危机方面的重要性。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应对疫情的持续影响，而且适用于应对经济和性别不平等以及乌克兰战争和其他冲突带来的挑战，这些冲突造成了通货膨胀、粮食和能源短缺、债务和移民危机。
3. 这些冲击的影响突出表明，南南合作在应对全球南方数亿民众日益恶化的状况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根据 2022 年多维贫困指数，111 个发展中国家的 12 亿人生活在严重的多维贫困中，其中一半是 18 岁以下的儿童。¹
4. 在这些挑战中，全球南方的区域和国家已成为全球治理的主要声音，成为应对这些危机的新平台和机构的倡导者，并成为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其他国际商定发展目标的发展行动的推动者。正如 2023 年 3 月在多哈举行的第五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所强调的那样，为应对全球挑战和实现《支援最不发达国家多哈行动纲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在支持最不发达国家方面的作用至关重要。旨在满足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等处于困难发展环境中的其他国家的具体需要的南南合作也同样重要。
5. 本报告重点介绍联合国发展系统采取的许多行动和倡议，这些行动和倡议是不断寻求通过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扩大多边团结以支持《2030 年议程》的一部分。第二节回应高级别委员会关于提供信息说明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纳入联合国各组织政策、战略和工作计划的要求。同样，第三节回顾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纳入联合国各组织业务工作的情况。第四节重点介绍在支持会员国更好地管理自己的网络和机构方面取得的进展，重点是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有效政策和方案。第五节报告联合国各组织为促进发展中国家更多地获得数字技术和其他赋能技术而采取的举措。第六节介绍联合国通过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对 COVID-19 应对

¹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牛津大学贫困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2022 年全球多维贫困指数：解除贫困束缚，减少多维贫困》(2022 年，纽约)，第 2 页。

工作和疫后复苏的支持，第七节回顾在调动资源支持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方面的持续挑战和进展。最后，第八节提出一些结论和建议，供高级别委员会审议。

6. 本报告中的信息是说明性的，而不是详尽无遗的。在编写报告时，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依据了 20 个联合国组织对 2023 年 1 月/2 月进行的调查作出答复的信息。

二. 继续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纳入联合国各组织的政策、战略和工作计划

7. 南南合作办公室进行的调查显示，自上一个报告所述期间以来，许多联合国发展实体已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进一步纳入其各级政策、计划和战略。

8. 所有五个联合国区域委员会都支持政策对话，并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作为工作的核心方法。例如，欧洲经济委员会的技术合作战略和资源调动战略现已纳入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

9.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 2022-2025 年战略计划、其综合成果和资源框架及相关发展指标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列为发展合作的基本方法，并作为开发署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开展工作和监测进展的方式的组成部分。

10. 联合国人口基金(人口基金)加强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作为其 2022-2025 年战略计划中的参与模式和成果加速器，并制定了强有力的指标来指导国家方案拟订工作。其战略包括对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具体指导和数据收集要求。

1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于 2022 年初推出了 2022-2025 年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实施计划。在该计划中，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是“手拉手倡议”、粮农组织关于粮食损失和浪费以及水和旱地的工作以及“一国一优先产品”五年方案等倡议的主要执行方式。

12. 2022 年，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署)根据 2021 年独立评价的建议，开始更新其早前于 2015 年制定的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政策。该过程包括对 300 多个内部利益相关者的调查和与粮食署执行局的信息会议，将于 2023 年 6 月完成。

13.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农发基金)于 2021 年 12 月通过了一项新的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战略，致力于加强全球南方的伙伴关系，以改善共享知识和创新，并加强政策参与。农发基金与成员国互动协作的旗舰模式——国家战略机会方案——现在系统地纳入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内容，作为改进国家发展计划的补充机制。

14.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知识产权组织)在其 2022-2026 年中期战略计划中，重点关注知识产权组织在促进和加强成员国之间的横向合作以及加大努力改善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方面的作用。知识产权组织发展议程协调司是处理和跟进其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活动的主要协调中心。

15.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发组织)于 2022 年初成立了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办公室,以领导、促进、协调和支持该组织在南南和三方工业合作领域的工作。该办公室在总干事和办公室主任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16. 泛美卫生组织继续支持其国家间卫生发展合作战略的实施,通过增加该战略筹资机制的资金,加强国家一级和次区域一级的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
17. 2022 年,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组织)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作为其任务和战略方向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推进。例如,移民组织承认大多数移民在全球南方流动,其 2022-2026 年太平洋战略强调,需要加强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促进知识交流,加强整个太平洋地区的政策协调,特别是在与气候变化和灾害有关的人员流动的跨国因素方面。
18. 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向其支援小组主席建议,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作为其授权优先事项的一部分。该建议在 2021 年获得批准,现已生效。
19. 南南合作办公室 2022-2025 年战略框架目前正在各工作方案中实施,以实现三个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成果:(a) 推动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决策和实施;(b) 加强联合国各实体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支助的能力;(c) 通过利用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知识交流和能力发展以及促进技术开发和转让,使发展中国家能够落实《2030 年议程》。
20. 南南合作办公室与发展协调办公室、各区域委员会和联合国南南和三方合作机构间机制协调,在为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和区域协作平台、各区域委员会以及联合国实体和方案的区域办事处编写实施联合国全系统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准则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目标是在联合国驻地协调员的领导下,支持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纳入共同国家分析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
21. 随着准则的定稿,联合国各实体已在应用这些准则,以确保其国家方案文件遵循全系统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战略。同样,南南合作办公室正在与各区域委员会和自愿国别评估之友小组合作编写一本手册,以支持编制提交给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的自愿国别评估文件。该手册将为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纳入评估的编写工作提供指导。
22.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南南合作办公室与发展协调办公室协作,通过联合国南南和三方合作机构间机制,协调联合国全系统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战略的实施。南南合作办公室还制定了纳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集团共同产出指标的指标,以监测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工作中的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此外,南南合作办公室还加强努力,简化数据收集工作,通过持续监测进程,如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对伙伴国政府、联合国实体和驻地协调员进行的四年度全面政策审查调查,跟踪战略的实施进展情况。
23. 大多数联合国实体在其国家方案文件中具体提及与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有关的指标或活动。例如,开发署在其报告系统中引入了南南合作标记。2021 年,80%的开发署国家方案文件列举了以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为重点的活动。与开发

署一样，人口基金现在有一个专门的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办公室。此外，人口基金还在区域办事处和一些国家办事处指定了协调人。其整体规划和方案拟订系统现在还能够收集所有办事处计划开展的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活动及方案支出的数据。因此，57%的人口基金国家方案文件现在提到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活动。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而言，儿基会 128 份国家方案文件中的 75 份以及儿基会外地办事处年度报告中的 64% 包含了以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为重点的活动。²

24. 2021-2022 年期间批准的所有粮食署国家战略计划都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作为主要的参与模式。粮食署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各个领域制定了具体目标，包括社会保障、营养、学校供餐、小农支持和应急准备等内容。因此，粮食署在几个国家建立了卓越中心，并将其扩大，纳入关于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活动的虚拟交流方法，最初侧重于与 COVID-19 相关的旅行限制，然后扩展到其他优先事项。2022 年，粮食署对内部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能力进行了大量投资，足以使一个较小的专业团队转变为一个专门的有 10 名工作人员的粮食署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股。该股提供指导并协调粮食署的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工作。该股还向 11 个总部技术单位和所有 6 个区域局的南南合作协调中心网络提供指导。

25. 农发基金和工发组织制定了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纳入国家方案文件和业务程序的指导方针。在农发基金的国家方案中，有 27 个包括计划或已执行的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活动。工发组织调整了其关于南南和三方工业合作的内部业务战略，并改进了关于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项目的内部报告机制。因此，工发组织当前的 7 个国家方案文件和 3 个国别伙伴关系方案现已充分纳入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内容。

26. 粮农组织、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人居署)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已确保其国家方案文件遵循联合国全系统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战略，而儿基会和国际电信联盟(国际电联)等其他组织则正在更新其方案指导文件，以做到这一点。

27. 泛美卫生组织报告说，22 个区域、次区域和国家实体已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纳入其 2021-2022 年业务计划。在泛美卫生组织国家办事处和次区域方案中确定了协调人，以促进和协调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信息交流。

28. 根据高级别委员会第 20/1 号决定，并按照联合国全系统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战略，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新任主任将与联合国发展系统密切合作，推动战略的实施。秘书长南南合作问题特使的职能是其作为主任的职权范围的组成部分。

² 联合国各实体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方案拟订的数据来自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于 2023 年 1 月/2 月进行的调查。

三. 联合国各组织继续为会员国的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活动提供方案支助

29. 联合国对会员国政策对话、能力发展、宣传和其他南南合作举措的方案支助也变得更加系统化。

30.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举办了 442 次知识共享活动, 汇集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广泛利益攸关方, 并推广南方的本土解决方案和良好做法, 以具有包容性、韧性和可持续性的方式加快落实《2030 年议程》。亚太经社会还设立了可持续发展目标服务台, 协助亚太区域会员国制定有效的战略、方法、工具和体制机制, 以落实《2030 年议程》和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服务台是亚太经社会在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的整合、利益攸关方的参与以及有效的后续落实和评估等优先领域向会员国提供支持的主要工具。

31. 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西亚经社会)举办了 50 次包含南南合作内容的知识共享活动。阿拉伯国家区域协作平台(包括其专题联盟)在 2021 年举办了 4 次高级别活动、16 次联合宣传活动和 14 次能力建设活动。

32. 2022 年, 儿基会中国办事处就以儿童为中心的国际发展合作、气候变化与青年参与、减少灾害风险以及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等议题, 共同组织了 13 场政策对话和合作伙伴活动。在澳大利亚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减少灾害风险部长级会议期间, 儿基会中国办事处与中国应急管理部共同主办了一次活动, 启动了南南合作、减少灾害风险、创新和技术知识中心。同样, 在布隆迪、斯威士兰、埃塞俄比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和卢旺达等国政府提出与巴西合作的正式请求后, 儿基会巴西办事处和儿基会东部和南部非洲区域办事处支持向巴西派出技术访问团。这次访问由巴西合作署组织, 增进了对巴西在水和环境卫生方面经验的了解。确定的合作领域包括简化的排污系统和固体废物的管理和监管。

33. 人口基金促进在整个非洲以及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之间转让人口普查技术, 这不仅加强了国家普查机构的能力, 而且降低了进行普查的成本。人口基金还支持政府间组织“人口与发展伙伴”进行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宣传, 加强法律框架和为其伙伴国家协调员开展能力建设。在这方面, 人口基金协助“人口与发展伙伴”组织的 27 个成员国审查其在国家一级开展的人口与发展和生殖健康方面的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工作。

34. 工发组织在 2022 年实施的 203 个项目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作为执行模式的一部分。此外, 工发组织和中国商务部签署了一项新的协议, 内容涉及加强工发组织南南与三方工业合作服务, 促进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工业伙伴关系的举措。该协议旨在提高工发组织在南南和三方工业合作中建立伙伴关系、调动资源和支持其成员国的能力。总体而言, 工发组织继续优先重视与工发组织南南工业合作中心的能力建设。

35. 2022 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通过一系列举措和项目为全球南方的众多国家提供支持。这些举措体现了南南合作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南南合作是贸发会议授权任务的一个关键部分。例如，贸发会议支持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开发了一个在线投资便利化门户网站，作为东盟成员国所有投资便利化措施的综合信息门户。贸发会议还参加了协助非洲联盟和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秘书处制定该协定的《投资议定书》的工作队。同样，贸发会议继续支持发展中国家间全球贸易优惠制度，以加强南南贸易。贸发会议支持为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制定区域电子贸易准备情况评估和电子商务战略。贸发会议的“妇女电子贸易”倡议使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地区的女性数字企业家能够受益于商业和领导技能建设讲习班，并通过政策对话增加了与决策者接触的机会。

36. 2022 年，开发署继续扩大对区域内和区域间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倡议的支持，涉及各个发展领域。例如，阿拉伯国家区域局在约旦、黎巴嫩和苏丹启动了通过阿拉伯国家内部调解来保持和平的项目，建立了一个内部调解人区域网络，以促进同行学习和知识共享。阿拉伯国家区域局通过阿拉伯国家反腐败和廉正区域项目，促进了 7 个阿拉伯国家之间的 10 次南南交流。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局加强了太平洋岛屿国家灾害防备方面的适应性人力和技术能力，重点是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使 7 个国家能够更好地抵御气候变化和灾害的风险和影响。

37. 2022 年，知识产权组织举办了一次关于在知识产权组织发展议程背景下促进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专家圆桌会议。圆桌会议汇集了发展议程项目的受益者和支持者，他们分享自己的经验和专门知识，以鼓励知识产权领域的南南和三方举措。知识产权组织技术和创新支持中心继续为发展中国家的创新人员和研究人员提供了获得基于本地的高质量技术信息、相关服务、方案和培训资源的机会，以帮助他们在研发和技术方面更好地了解和使用知识产权。迄今为止，知识产权组织已建立了超过 1 200 个此类中心。

38. 2022 年，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继续加强其三方成员的能力，以促进获得体面工作，同时利用巴西、中国、印度和巴拿马等国的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2020 年以来，劳工组织在五个区域开展了 70 个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项目，覆盖 85 个国家和全球活动。这些项目促进了就业服务、移民、增强妇女经济权能、就业政策、打击童工现象、绿色就业、职业安全和健康、可持续旅游业和减少灾害风险等领域的同行交流。

39. 2022 年，农发基金通过的所有 9 个国家战略机遇方案都包括专门的南南和三方内容表述，确定了潜在的合作领域以及南南合作的伙伴。农发基金采取了三种主要办法，促进成员国中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知识和政策交流。第一种是通过全球和区域知识共享活动和平台。第二种是为国家或地方决策者设计的国家间学习和交流访问。第三种是针对项目层面的能力建设和培训。2022 年，组织了 100 多场南南和三方知识交流活动，直接受益者超过 1 200 人，促进了知识和经验的分享。

40. 2022 年，人居署加快实施通过三边合作和南南合作将可持续城市化纳入主流的活动，这是一个由巴西合作署资助的全球综合项目。该项目针对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中低收入国家，包括阿根廷、多民族玻利维亚国、佛得角、哥

伦比亚、厄瓜多尔、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巴拉圭、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以及塞内加尔。该项目由需求驱动的方法在受益国创造了机会，主要是为市政当局、民间社会组织和城市居民创造了机会。

41. 泛美卫生组织通过“向复杂的风险管理和有韧性的城市未来转型：利用南南合作和从 COVID-19 中吸取教训”培训手册第三版促进知识和技术交流。该手册由南南合作办公室、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和泛美卫生组织共同编制。超过 1 300 名当地参与者参加了培训，培训内容目前可在 OpenWHO 网站上查阅。2022 年，两份出版物记录了泛美卫生组织支持的 15 项良好做法；其中一份是专门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 3 的特刊，由人口基金、儿基会、泛美卫生组织和南南合作办公室联合编纂。

42. 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通过建设和平支助办公室，利用联合国建设和平架构的能力和作用，继续支持加强该部的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2022 年，建设和平委员会在促进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就受冲突影响国家的建设和平良好做法进行交流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在 2022 年全球南南发展博览会上，经社部和开发署组织了一次关于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和保持和平的联合活动。这次活动展示了全球南方在印度和塞拉利昂实施的举措，从而显示出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对建设和平的附加值。

43. 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和开发署通过其关于包容性和公平地方发展的联合方案，支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卡孔科县议会开发一个跨境市场，为来自布隆迪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妇女提供了一个进行贸易和交流观点的安全空间。这改善了她们的生计和安全，释放了她们的领导潜力，并促进了区域经济合作。

44. 南南合作办公室与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高级代表办公室和其他联合国实体合作发表了一份报告，汇编了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之间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 50 个良好做法。这两个办公室与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和卡塔尔发展基金建立了伙伴关系，围绕《2011-2020 十年期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的优先事项和最不发达国家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情况，报告良好做法。此外，南南合作办公室与开发署合作，编纂了 50 多个非洲南南合作良好做法。³ 这些出版物促进和推动了全球南方国家在应对发展挑战和建设韧性方面的同行学习和集体努力。

³ 开发署、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和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高级代表办公室，《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促进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良好做法：推进萨摩亚途径和实现可持续复苏》(2021 年，开发署)；开发署、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和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高级代表办公室，《最不发达国家南南合作的良好做法：从伊斯坦布尔行动纲领到实现可持续和有韧性的发展》(2022 年)。

四. 支持南方网络和机构

45. 关于建立或加强国家和区域机构以管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建议是第二次联合国南南合作高级别会议布宜诺斯艾利斯成果文件中影响最大的建议之一。如果没有这样的机构来改善公共服务提供并满足其他需求，那么许多前景看好的行动计划就无法落实。COVID-19 大流行疫情带来的挑战促使联合国各实体通过在线网络、知识平台、远程学习和虚拟培训，设计和实施创新的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倡议。

46. 截至 2022 年底，联合国全系统和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全球知识共享和伙伴关系中介平台——南南银河平台——已有超过 550 个注册机构，比 2021 年增加 24%。该平台展示了一个精心策划的数字存储库，其中包括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 900 多个良好做法，这些做法贯穿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应对疫情的措施。这些良好做法说明了如何利用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通过不同可持续发展问题和地理区域的同行知识交流，应对地方发展挑战。

47. 开发署在如下重要方面为各国提供支持：通过其区域中心和国家办事处在国家和区域两级为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创造有利环境，以及建立全球南方发展解决方案网络和交流机制。开发署公布了其国家办事处制定国家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战略的指导方针。该指导方针支持开发署工作人员协助各国机构根据第二次联合国南南合作高级别会议布宜诺斯艾利斯成果文件制定和实施其南南合作国家政策，并加强国家南南合作生态系统。开发署非洲筹资中心汇集了来自 52 个非洲国家的 300 多名与会者，他们分享关于综合性国家筹资框架的经验。会议成果包括 20 项政府认可的关于综合性国家筹资框架、可持续发展目标预算编制和公共财政管理的行动计划，以及今后关于综合性国家筹资框架相关改革的南南交流图。

48. 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利用“优于现金联盟”，通过以下方式鼓励会员国积极促进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提供一个平台，促进全球南方国家在基本公共服务支付数字化方面的跨国学习；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机会和利用这些机会；获得气候融资；培养区域性、有利于穷人、发展市场的金融普惠办法。⁴

49. 粮农组织主要在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方案的制定、执行、协调和扩大方面支持个人和组织的能力发展，促成实现国家发展目标。例如，粮农组织建立了中国、荷兰王国和粮农组织之间的一个三方合作项目，以加强中国合作伙伴对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了解、研究和培训能力。

50. 农发基金向摩洛哥政府提供 100 万美元的赠款，用于实施由国家牵头的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方案，并在与其他非洲国家分享其专门知识方面发挥领导作用。这笔赠款旨在支持科特迪瓦和马达加斯加的政策制订、价值链发展和“农业增长

⁴ 有关“优于现金联盟”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betterthancash.org。

级”概念⁵的采纳。农发基金提供了资金，以利用摩洛哥伊夫兰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卓越中心，并且将马达加斯加取得的成功扩展到包括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在内的其他国家。

51. 南南合作办公室与法语国家国际组织合作，促进农业方面的经济机会，其中南南合作办公室促进了非洲国家与南方其他区域的农业相关企业之间进行交流，重点是棉花、纺织部门和腰果的生产、加工、出口和定价问题。南南合作办公室与非洲联盟发展署农村未来方案合作，为 2022 年第三届非洲农村发展论坛提供技术和财政支持，从而启动了落实《非洲农村转型政策实施蓝图》的业务战略，并分享了南南合作的经验教训。

52. 第十一届全球南南发展博览会于 2022 年 9 月 12 日至 14 日在曼谷举行。博览会由泰国政府、亚太经社会和南南合作办公室共同组织，以混合形式召开，以便以创新形式开展南方主导的知识共享。来自 30 多个联合国实体、150 个政府、其他多边组织、民间社会机构、私营部门和学术界的代表展示了正在实施的基于证据的发展解决方案和举措，以从 COVID-19 大流行疫情的不利影响中恢复，并落实《2030 年议程》。4000 多个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利益攸关方在现场或网上参加了博览会活动，社交媒体上的参与者超过 150 万人。

53. 在第二次联合国南南合作高级别会议布宜诺斯艾利斯成果文件和南南合作高级别委员会第二十届会议通过的第 20/1 号决定中，各国都强调需要有证据证明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影响，并鼓励采取收集信息和数据的举措。此外，大会在其关于南南合作的第 77/185 号决议第 12 段中，欢迎为衡量南南合作制定一个初步概念框架。

54. 统计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通过了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17.3.1(从多渠道筹集的用于发展中国家的额外财政资源)，概念框架为此提供了数据来源。⁶ 因此，现已建立了一个衡量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自愿概念框架。贸发会议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是该指标的共同监管机构。因此，贸发会议被要求在南方国家的领导下，以国家自主机制为基础，协调关于该框架的工作，包括全球报告和能力建设工作。这一支持的重点是分享资源和经验，并带头开展对话，使南方国家有能力报告自己的数据，用于与发展支持有关的辩论和决策，同时帮助南方国家调动资源，用于实现疫后复苏和在实现《2030 年议程》方面取得进展。贸发会议还与南南合作办公室和统计委员会合作，为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建立了一个具体的数据报告机制。

⁵ 农业增长极是农民接受培训，且为他们的农场提供道路、电力和灌溉系统等农业区。更多信息见 Francine Picard、Mohamed Coulibaly 和 Carin Smaller，“非洲农业增长极的崛起”，《农业政策投资》，简报第 6 号(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2017 年)。

⁶ 贸发会议，关于从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17.3.1 衡量南南合作的网络研讨会，2022 年 7 月 19 日。

五. 为促进发展中国家获得数字技术和其他赋能技术而提供的支持

55. 数字化和移动技术与其他形式的信息技术相结合，已开始大规模地改变全球发展，为体制改革和包容性增长铺平道路。尽管数字化带来了风险，例如用于传播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但政府、公司和个人越来越关注数字化的力量，以改善服务的提供，包括所有类型机构获得教育、医疗保健和关键信息的机会，以及增进青年、妇女、儿童和其他落在后面的人等许多边缘化群体的机会和更好地包容他们。

56. 一些联合国组织正在通过利用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平台的方案和战略应对这一挑战。此类平台可以成为调动所需的国内和国际资源以及促进能力建设和知识共享的重要渠道，这在 COVID-19 大流行疫情期间已得到证明。

57. 非洲经济委员会通过其关于非洲数字身份、数字贸易和数字经济的倡议，通过以下方式支持非洲联盟的非洲数字转型战略(2020-2030 年)：推动向所有非洲人提供数字身份以获得经济和社会服务；加快数字技术在非洲贸易中的作用；考虑到信息流作为全球经济的一部分越来越重要，扩大数字化在非洲的作用。

58. 教科文组织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 COVID-19 大流行疫情并实现疫后复苏，并通过教科文组织北京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教科文组织教育信息技术研究所和国际在线教育学院，助力远程学习和开发智能教室，从而应对 COVID-19，促进教育方面的南南合作。

59. 开发署《2022-2025 年数字战略》阐述了开发署支持全球南方数字化的方法。该战略概述了开发署在公共和私营部门的作用，以及开发署在积极促进关于包容性数字生态系统和数字公共产品的讨论方面的作用。开发署召集全球数字发展对话，同时汇总和利用其在全球南方国家的派驻机构和人员所提供的见解。例如，开发署支持孟加拉国的“立志创新”方案，其中包括一个南南组成部分，目的是与全球南方其他国家分享公共服务创新方面基于数字的发展解决方案。开发署正通过知识共享、同行学习、能力建设、技术合作和植根于牵线搭桥做法的技术转让，促进有效的南方协作。例如，在菲律宾推出了国家门户网站和同理心培训并简化了服务流程，不丹经调整后采用了孟加拉国使用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跟踪系统。此外，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教学工厂概念已在孟加拉国经调整后采用。

60. 在方案层面，提供支持的一个例子是国际电联和南南合作办公室关于举行应对 COVID-19 的数字创新挑战的联合倡议。倡议确定了创新的数字解决方案，这些方案可以帮助全球南方的国家、社会、社区和机构应对疫情的连带影响。这项挑战通过与全球南方的合作伙伴复制或扩大 12 项创新来促进南南合作。该挑战于 2022 年结束。

六. 联合国通过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支持 COVID-19 应对工作和疫后复苏

61. 在 COVID-19 大流行疫情高峰期，防止疾病传播和促进复苏的政策与方案是联合国各组织与全球南方接触时开展政策对话、发表出版物、举办知识分享活动和交流最佳做法的核心内容。例如，开发署在应对疫情的社会经济对策方面提供了技术领导。

62. 西亚经社会组织了关于在阿拉伯国家地区利用公共治理和探索创新解决方案以应对 COVID-19 大流行疫情的多场政策对话和讲习班，包括关于在疫情期间支持该地区残疾人的一次高级别会议。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拉加经委会)汇编了该区域 33 个国家为应对这场疫情的影响而采取的措施和政策。拉加经委会还支持开展一系列政府间协商和评估研究，以分析 COVID-19 在国家一级和具体部门内产生的经济和社会影响。此外，拉加经委会还为各国政府举办了研讨会、政策对话和会议，以分享各国的良好做法，并讨论有关这场疫情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挑战。

63. 世卫组织和儿基会牵头制定了国家疫苗部署和接种计划，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各自驻地协调员的全面领导下为此提供了支持。各方也努力确保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纳入 121 个联合国国家一级社会经济应对计划的主流。开发署在这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仅在 2020 年，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项目约占开发署所有 COVID-19 项目的 17%，其中 60% 以上侧重于医疗卫生系统支助、包容性综合危机管理以及治理。此外，开发署发布了一份关于非洲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应对 COVID-19 和其他问题的报告，其中强调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应对 COVID-19 和其他发展挑战的重要性。⁷

64. 得到非洲联盟和世界银行支持的非洲疫苗采购工作组倡议是非洲区域合作的一个体现。在这次合作中，非洲联盟成员国利用非洲进出口银行提供的 20 亿美元资金集体购买疫苗，以保障非洲人民的健康。农发基金通过其农村解决方案门户网站分享创新做法和经验，以减轻疫情的不利影响，提高农业和粮食体系的韧性。该平台上有 60 多个解决方案可供选择，以支持知识共享和未来对防治 COVID-19 的贡献。中国-农发基金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机制指定了 400 万美元，以支持制订和交流创新解决方案、途径和方法，从而实现 COVID-19 疫后复苏。

65. 世卫组织为在南非建立首个 COVID 信使 RNA 技术转让中心提供了支持。这项举措旨在扩大 COVID-19 疫苗和其他医疗产品的生产和使用，包括 COVID-19 疫苗全球获取(COVAX)机制合作伙伴、Biovac、Afrigen 生物制品与疫苗公司以及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66. 南南合作办公室、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和伊斯兰开发银行与泰国政府和亚太经社会合作，于 2022 年 9 月共同举办了发展合作总干事高级别论坛，主题为“在

⁷ 开发署，《通过泛非团结加速 COVID-19 疫后复苏：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报告》(2022 年)。

COVID-19 和其他全球危机背景下加强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机构能力和生态系统，实现可持续和有韧性的未来”。该活动就如何应对南方国家的能力发展需求和优先事项提出了具体建议，以在各级推进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

67. 泛美卫生组织与人口基金、儿基会和南南合作办公室合作，通过关于全民医保、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在生殖、孕产妇、新生儿和儿童健康方面加强医疗卫生系统的虚拟会议，交流应对 COVID-19 大流行疫情的良好做法和经验教训。

七. 调动资源以推动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

68.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联合国各实体继续发挥推进作用，吸引广泛的合作伙伴为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举措提供财政支持。

69. 亚太经社会最新的资源调动战略纳入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将其作为伙伴关系和发展合作的关键组成部分。在这方面，亚太经社会和中国在一个称为“中国-亚太经社会合作方案”的总括性资金与合作框架下开展了合作。⁸ 据此，亚太区域 23 个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向亚太经社会 5 个区域机构提供了财政支持，以实施能力发展方案，促进关于农业机械化和农机、技术转让、信息和通信技术促进发展、数据和统计以及灾害信息管理方面的南南交流。

70. 2020 年，西亚经社会从总部设在科威特的阿拉伯经济和社会发展基金调集资源，并为一些正在进行的项目设立了预算外基金。2022 年，西亚经社会继续从外部合作伙伴和捐助方调集资源，以支持发展中的和最不发达的阿拉伯国家。

71. 开发署欧洲和独立国家联合体区域局与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和土耳其在内的许多战略捐助伙伴进行了一系列方案合作，以测试和实施各种形式的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包括资源调动和与私营部门合作的业务模式。

72. 在粮农组织，除了核心预算拨款外，还通过自愿捐款将大量非核心财政资源专用于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2021 年，粮农组织在五个区域的 15 个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项目得到了来自全球南方和北方的一些双边合作伙伴的资助。

73. 农发基金建立了 51 个伙伴关系，以促进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并筹集了 1 000 多万美元的南南投资。此外还举办了 30 多个关于可持续农业、农村金融、水管理和市场准入等专题的经验和知识分享以及能力建设讲习班。为加强全球层面的伙伴关系和接触，农发基金设立了全球参与、伙伴关系和资源调集司。该司的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股不仅致力于促进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而且也致力于扶持伙伴关系及资源调动。

74. 儿基会实施了 17 个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项目，这些项目在疫情期间帮助预防孕产妇和儿童死亡，惠及非洲和亚洲 17 个国家的超过 1 200 万人。例如，在儿

⁸ 关于这一联合方案的更多信息，见 www.unescap.org/partners/working-with-escap/donors。

基会中国办事处的支持下，2022 年完成了 13 个医疗卫生、教育、COVID-19 和应急项目。

75. 泛美卫生组织也支持各国的资源调动工作，并支持制定和实施由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供资机制供资的举措。这些机制包括印度-联合国发展伙伴关系基金和德国国际合作机构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伙伴的三方合作区域基金。泛美卫生组织在区域一级指定了协调人，以支持国家办事处推动和实施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倡议。

76. 联合国项目事务署(项目署)通过印度-联合国发展伙伴关系基金在马绍尔群岛完成了太阳能冰柜的采购和安装。项目署购买了近 57 吨脱水食品和 319 台净水器，运往面临人道主义危机的国家(伯利兹、佛得角、冈比亚、洪都拉斯、基里巴斯、黎巴嫩、马达加斯加、马拉维、苏里南、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图瓦卢、乌克兰等)。该项目还包括向安哥拉、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马尔代夫、莫桑比克、瑙鲁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国政府提供超过 350 万剂疫苗。另外还向厄瓜多尔、黎巴嫩、圣卢西亚和乌克兰运送了近 20 吨药品，向黎巴嫩和莫桑比克运送了 8 000 吨大米。

77. 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通过联合国建设和平支助办公室管理建设和平基金，该基金支持在区域内和区域间分享与和平有关的知识和经验以及发展技能的项目。例如，太平洋地区的一个气候安全项目帮助加强了基里巴斯、马绍尔群岛和图瓦卢在应对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安全威胁方面的知识交流。

78.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调动资源，资助 133 名志愿人员为南南知识共享提供服务，还为志愿人员组织非洲妇女健康倡导者这一创新倡议筹集资金。⁹

79. 最后，南南合作办公室继续管理联合国南南合作基金、印度-联合国发展伙伴关系基金、印巴南减缓贫困和饥饿机制以及佩雷斯-格雷罗南南合作信托基金。在利用南南合作机制在发展中国家实现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成果的同时，这些供资机制也支持推进联合国全系统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战略。这些供资机制还使联合国发展系统能够协作支持在全球南方开展南南合作活动。这些南方基金在 2021-2022 年期间交付了 30 164 008 美元，交付额比 2019-2020 两年期大幅增加了 27%。在 2021 和 2022 年报告期内，受益于这些基金并将其用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国家数量达到 85 个，包括 27 个最不发达国家、28 个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 10 个内陆发展中国家。例如，在 2021-2022 年期间，印度-联合国发展伙伴关系基金通过 49 个项目支持了全球南方的 44 个国家，包括 15 个最不发达国家、27 个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 7 个内陆发展中国家。通过采用关于纳入南南合作并将其主流化的指导工具，这些基金也成为了加强国家一级项目团队南南合作能力的工具，同时促进和推动南南交流、转让和网络建设。除了由南南合作办公室管理的基金支助的国家一级项目外，两个以能力发展、技术转让和技能培训为重点的全球项目正在促进技术机构、卓越中心和城市之间的南南合作。一个三方合作机制正在使湄公河下游国家受益。

⁹ 见 www.unv.org/unv-recruiting-africa-women-health-champions。

八. 结论和建议

80. 本报告列举了多个例子，说明联合国各实体从内部机构角度以及在多个部门实施项目和方案方面扩大其南南和三方举措的范围和影响，反映出各机构和实体的不同任务。一个令人鼓舞的持续趋势是，联合国各实体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充分制度化，将其作为其政策、战略、方案和项目的组成部分，以使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从边缘地位进入发展合作的主流，这一势头日益增强。

81. 在 2023 年，以及在 2030 年之前，对南方国家构成持续风险的挑战将需要更多跳出固有思维定式的反思性思维，这样可能找到新的创新方式来扩大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模式和方法。没有足够迅速地解决大多数南方国家在粮食安全、医疗卫生、全民教育、性别和收入不平等、数字鸿沟、获得清洁和负担得起的能源、债务减免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上面临的共同挑战。

82. 联合国各发展实体将继续扩大努力，使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机制制度化并得以运作，作为发展合作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在国家一级。所有联合国实体都可以必要时在南南合作办公室的指导和支持下，复制现有的针对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筹资机制、卓越中心和明确界定的伙伴关系的创新用途。

83. 同样，在南方国家内部和彼此之间开展南南合作应得益于拥有专门的人力和机构能力。经验表明，这将进一步使这些国家能够将南南合作制度化，设计和实施自己的南南方案和举措，并吸引资源。在这方面，秘书长促请联合国发展系统各实体积极响应会员国的支助请求。

84. 同样，需要作出更协调一致的努力，让南方国家民间社会组织和学术界参与跨界交流想法和方法，包括汇集人力和财政资源，因为这些行为体处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沿，特别是在地方一级。

85. 同样，需要找到开拓性的方法，促进全球南方的私营部门更大程度地参与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将其作为资金来源，并促进知识共享和技能转让。需要更加协调一致地关注解决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资金短缺问题，为此要确定南方和北方的新筹资伙伴。

86. 还需要注意更好地确定在个别国家层面应对发展挑战所需的、政府和私营部门通过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可最好提供的资金和机构支持的种类。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多方面挑战将继续要求我们致力于多边主义和团结，以便帮助那些最没有能力自助的国家和社区。

87. 联合国各实体将寻求进一步利用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以及更传统的发展合作形式所带来的惠益，特别是根据跨国或跨区域的相似之处，更好地对接协调，以解决当地的情况。全球南方面临的持续挑战要求会员国在即将举行的全球峰会上采取协调一致、大胆和可衡量的行动，以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